

西漢年紀八



西漢年紀

(八)

王益之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西漢年冊
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壽

撰者 王 益 之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西漢年紀卷二十七

成帝

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門。函谷關次門。牡皆自亡。志夏四月丁酉。天清。晏然無雲。殷殷有聲如雷。有流星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光燿燿而下如雨。自晡至昏而止。本紀天文志時谷永爲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衛尉瑄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旣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闕。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適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

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穆。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竝降。以昭保右。讀曰祐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

從。誅逐仁賢。離遯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與尤同上天震怒。災異婁

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竝見。與學同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天

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

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實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

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閒。羣

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

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

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

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讀曰閑之處。徵舒崔杼之亂。

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竝。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

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

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媿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

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爲泰。厥災水。厥咎亡。忾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_讀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天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_許。塗_既。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_蒲。北_反。掾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尙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勵精

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尙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谷永傳中壘校尉劉向復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

若殷王紂

此言非是今從劉貢父改定本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

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

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

居宜反

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

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禱占有舒

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虛

失則攝提失方孟陬

子侯反又音鄒

無紀此皆異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城曰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

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獻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

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

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

價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起興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景嚮。讀曰世所同聞也。臣幸行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

劉氏。故猥猥音懇數奸音干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反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

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仲來以圖。天文難

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讀曰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傳。劉向京

兆尹何武。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盤辟音闕雅拜。有司以爲詭衆庶僞。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武爲

楚內史。厚龔勝。龔舍。在沛郡。厚唐林。唐遵。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傳。何武冬十二月。大司馬

衛將軍王商病。乞骸骨。上閔之。乙未。以爲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辛亥。商薨。以根爲大司馬。驃騎

將軍。百官表。元后孫寶傳。考異曰。荀紀作十一月。本紀云。十二月。溫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

地。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爲師傅。不遵

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它地。上不從。卒以

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

頓首謝恩歸誠。禹四男。而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

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

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讀曰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

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

考異曰。漢

書本傳作地震五十六。劉貢父謂春秋地震五耳。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十六字當是衍文。今從之。劉向傳亦言地震五。

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

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

禹傳

是歲趙昭儀害後宮皇子。本紀。宮中學事史曹宮。按曹宮荀紀作曹才宮下同。御幸上有身。生男於掖庭牛官令舍。

按牛官令舍下同。

舍荀紀作才。中黃門田客。按田客荀紀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掖庭獄丞籍武曰。取牛官

令舍婦人新產兒。及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

未。手書對牘背。武卽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柰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

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

五刻。持兒與中黃門王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愷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

丑庚反。

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張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詔賜宮藥。令

武自臨飲之。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柰何。令

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婢六人皆自殺。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

荀紀趙皇太后傳通鑑

議郎巴郡譙元上書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允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

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後漢書
元傳

班固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園。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辛蘇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匈奴搜諧若鞮單于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遺子右於涂仇擲音綱王烏夷當人侍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匈奴傳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奇蜀郡楊雄文雅集以爲門下史薦雄文似相如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承明之庭雄傳并贊考異曰本傳贊以爲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吏按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蓋今年事也時王音死已久當是王根胡旦遂誤以曲陽侯爲安陽侯云按漢書成帝紀永始二年王音薨三年皇太后詔復甘泉泰畤薦雄待詔者非王音無疑然據文選李善註引雄荅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雄莊者爲郎諡之于成帝以爲相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則似薦雄者又是楊莊今以爲王根未免無據

少從蜀嚴君平學。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及雄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其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目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王賁傳序。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本紀。

甘泉本因秦離宮。旣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游觀。屈奇。

瑰偉。且其爲已久矣。非帝所造。楊雄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還奏甘泉賦。以風。

讀曰。

又是時趙昭儀。

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閒。豹尾中。故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

言屏玉女。卻慮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奏。天子異焉。

雄傳。

三月。上將祭后土。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旣祭。

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楊雄以爲。

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

楊雄傳。

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爲王。

本紀。

考異曰。荀紀。以爲王子。憲按。漢書表。廣。

陵王。晉以下。並無名。憲者。當以荀紀誤。今從本紀。本傳。

十二月。上羽獵。楊雄從。雄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觀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

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

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音濱渭而東。周袤音茂數百里。穿昆明池。象瀛音瀛。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駁音駁。先合。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儔。禁禦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目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竝音竝。雄音雄。又作酒箴。以諷諫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旦車音車。礙音礙。爲音爲。嘗音嘗。所輻音輻。身提音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音鴟腹如天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于屬音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音陳是歲許美人御幸生男。趙昭儀謂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卽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音直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陛下常自言。不負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御者與客子。解篋。絨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

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噉客子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掖庭獄丞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掖庭令吾邱遵謂籍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大臣驃騎將軍貪者。讀曰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趙皇后傳通鑑廷尉彭宣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彭宣傳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仕京師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國民所殺。諸劄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建其國而還。段會宗傳

烏孫傳以末振將爲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爲兄通鑑考異以爲兄字誤

元延三年。上將大謗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弋奢反東至宏農。南毆漢中。張羅

罔置罟。捕熊、熊、豪豬、虎、豹、狢、狢。弋授反獾、獾。音獾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阼。音祛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本紀載于元延二年。按楊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獵當在今年。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楊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

今從雄傳百官。沛郡太守何武爲廷尉。九江太守王嘉。按原本。缺九。江以爲大鴻臚。泰山太守蕭育爲右扶風。百官

時鄠縣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蕭望之傳

元延四年。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本紀

綏和元年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二十丈。二刻所息。天文志諫大夫東海母將隆。奏封事言。古者選

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反竹刃萬方。隆母將傳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大司馬驃

騎將軍王根。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

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

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尙書般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

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孔光傳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

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故。皆由

斯焉。定陶王欣于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本紀定陶王謝曰。臣幸得繼父

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

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本紀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以廷

尉何武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孔光傳。按原本無孔光左遷句。而御史大夫句註云。百官表孔光傳當是脫誤。今補入。以趙元爲太子太傅。閭崇爲太子

少傅。傳昭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及河內傅喜。爲太子庶子。喜傳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見傳喜太

子數遣中盾。讀曰元。漢舊儀云。秩四百石。主徵巡宮中。請問近臣。黃門郎中常侍班穉。方直自守。獨不敢答。穉伯之弟也。敘初

故南昌尉梅福。以帝久亡繼嗣。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乃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墜人

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與逸同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墜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不納。至是欲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福甲子恩澤侯表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本紀行幸雍，祀五時。本紀初，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扶問反職。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爲然。夏四月，以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爲大司馬，置官屬，罷驃騎將

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益大司空奉扶用如丞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以

備三公官焉本紀朱博傳又令護軍都尉居大司馬府北司直百官表大司空何武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

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紀綱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讀曰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

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

內史如都尉以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爲中尉何武傳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本紀子箕

子嗣中山王傳大司馬王根乞骸骨冬十月甲寅上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百官表

渚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

議以爲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

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廷尉孔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

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

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孔光傳以廷尉孔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

百官表十二月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有廣聰明燭幽

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

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

千石以應古制。奏可。

朱博傳本紀

中壘校尉劉向卒。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

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室。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卒時年

七十二。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劉向傳

綏和二年春二月。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翟方進曰。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

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威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

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滿。

讀曰沈

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

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

顏曰二百餘人。謂丞相官屬

唯君侯擇

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貢音肥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壬子。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

及引決。上遂賜冊曰。惟君登位。災害竝臻。閒者郡國穀雖頗熟。百姓不足者尙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

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

增賦稅。城郭壞人。

緣反

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旣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

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

朕。朕旣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尙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上祕之。

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表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異於它